

列傳

1004
109
121

李昉

子宗洵宗諤孫昭述等

呂蒙正

張齊賢

子宗誨

賈黃中

錢若水

從弟若冲

蘇易簡

郭贄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溫仲舒

王化基

子舉正舉元孫昭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魏羽附劉式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柴禹

張遜

楊守一

趙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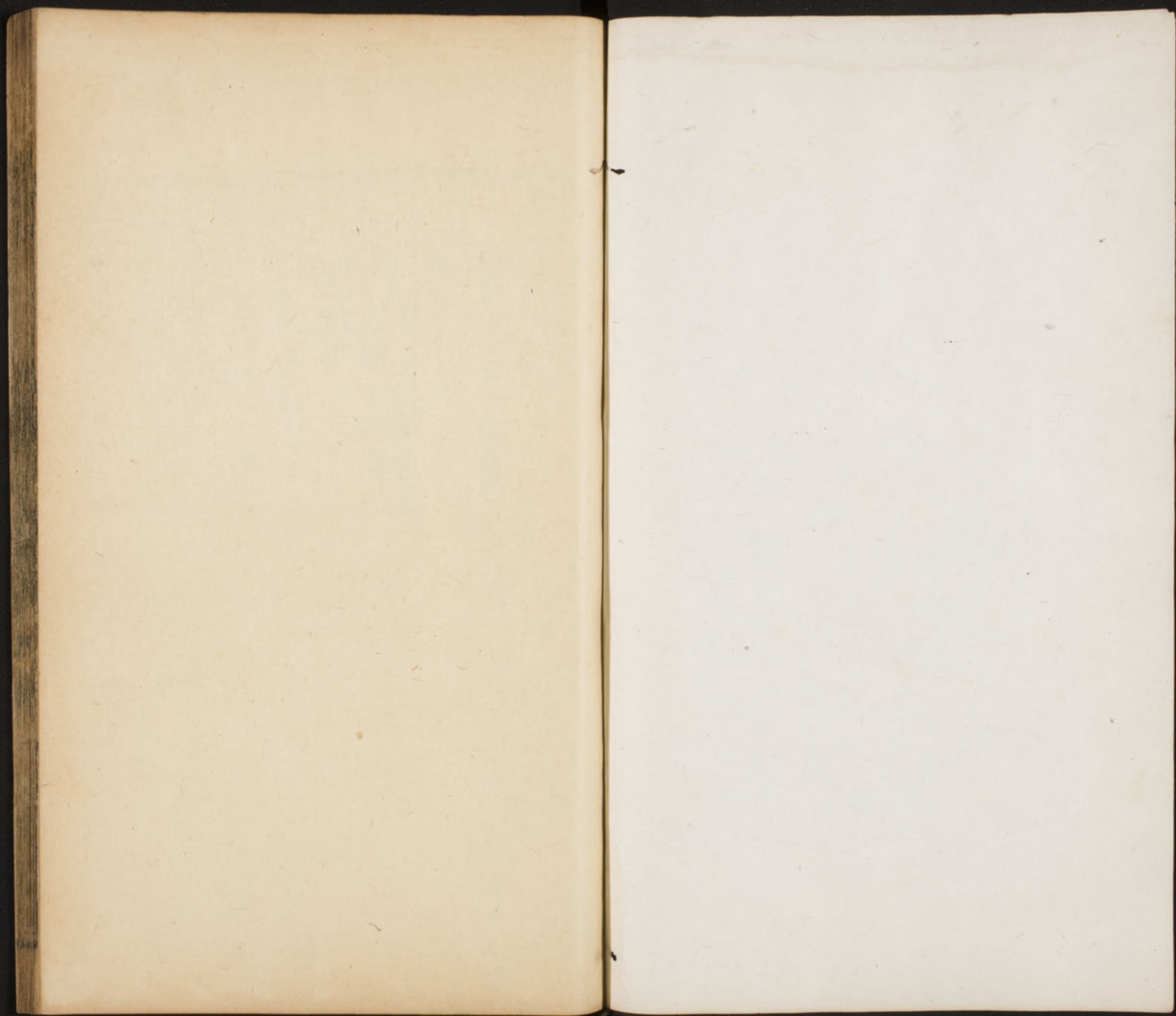
周瑩

王繼英

王顯

明監本宋史

卷六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四

宋史二百六十五

興善言... 都察院... 奉

教

李昉

字宗誨

呂蒙正

張齊賢

字宗誨

賈黃中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起晉工部郎中集賢殿

直學士從太父右資善大夫右無子以昉為後蔭補

齋郎選授太子校書漢乾祐舉進士為秘書郎宰相

馮道引之與呂端同直弘文館改右拾遺集賢殿修

撰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為記室世宗嘗

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為昉所作及見相國
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衮竇儼趙逢及昉
弟載所題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以知有此人矣
師還擢為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
加史館修撰判館事是年冬世宗南征從至高郵會
昉穀出使內署書詔填委乃命為屯田郎中翰林學
士六年春丁內艱恭帝嗣位賜金紫宋初加中書舍
人建隆三年罷為給事中四年平湖湘受詔祀南嶽
就命知衡州踰年代歸陶穀在襄昉為所親求京畿
令上怒召吏部尚書張昭面質其事昭老儒氣直免

冠上前抗聲云彼用上上策之不釋出昉為彰武軍
行軍司馬居襄州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兩發昉不願
宰相薦其可大用開寶二年召還復拜中書舍人未
幾直學士院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秋預宴天
明殿上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遜學士
昉直殿前即令真拜學士令居多遜上昉之知貢舉
也其鄉人武濟川預選既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太
常少卿俄判國子監明年五月復拜中書舍人翰林
學士冬判吏部銓時趙普為多遜所構數以其短聞
於上止時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乃為宰相所

知書事出 多遜遂參知政事太宗即位加昉戶部
侍郎愛詔與扈蒙等穆郭贊來自同脩太祖實錄從
攻太原車駕次常山常山即昉之故里因賜羊酒厚
召公侯相與宴飲盡歡里中父老及嘗與遊從者咸
預焉七日而罷人以為榮師還以勞拜工部尚書兼
承旨太平興國中改文明殿學士時趙普宋琪居相
位久求其能繼之者宿傳無踰於昉遂命參知政事
十一月普出鎮昉與其俱拜平章事未幾加監脩國
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自可自昉議始也雍熙元
年郊祀命昉與琪並為左右僕射昉固辭乃加中書侍

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為兵凡
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
千餘邸之民以兩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
農桑罔知載聞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囑聚更
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
擾於桂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
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黜募人積
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
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此
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從知賦詩宴樂屬籍田禮亦

畢乃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為右僕射且加切責
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實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
而遷是職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為辭
斯為得體上然之會邊警益急詔文武群臣各進策
備禦昉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已脩好弭兵息民為
言時論稱之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
事監脩國史三年夏旱蝗既兩時昉與張齊賢言黃
中字同居案輔以燮理非材上表待罪上不之罪
四年昉以私門連遭憂戚求解機務詔不允齊賢
等請旨復起視事後數月罷為右僕射元走上召張

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相洎言昉居燮理之任而陰
陽乖戾不能決意引退俾居百僚師長之任何以示
勸上覽奏乃令罷守本官晉侍中崧者與昉同宗月
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西李家漢末崧被誅
至是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其父冤
且言周太祖已為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
然璨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難豈宜
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已往之
冤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授璨著作
佐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

空致事朝會宴饗令啟宰相班歲時賜予益家厚焉
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軋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
御罇酒食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
坊巷省署以諭近臣令托爲通衢長廊因論晉漢君
臣昏闇猜貳狂陷善良持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駿
反乎昉謂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
語若今日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勸所致也
上曰勸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爲樂蓋以民
安爲樂爾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
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

矣二年陪祀南郊禮畢入賀因拜舞於地臺史掖之
以出卧疾數日死年七十二贈司空從謚文正昉和厚
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爲文章慕
白居易充淺近易睹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
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薄張昉及昉罷相洎草制
深攻訛之而昉朔望必請昉或謂昉曰李公侍君素
不厚何數詣之昉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
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
勝多召故人親交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
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

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大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贇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昉告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

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且月既矣所望又無善辭以怨之道也初超未有子昉母謝方娠指腹謂其母張曰生男當與叔母為子故物出繼于超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贈所生父母官詔贈其祖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魯國太夫人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昉素病心悸數歲一發發必彌年而後愈蓋與詔命三十餘年勞役思慮所致及居相位益加憂畏有文集五十卷子四人宗訥宗誨宗諤宗誨右贊善大夫宗諒主賓客員外郎宗訥字大辨以補太廟齋郎遷第四室長代謁吏

部銓邊光範意其年少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接筆成
六韻詩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亦之光範試詩
賦文就明日擬授秘書省正字又明日命擢國
子監丞蓋上居藩邸時每有爲詠令昉屬和前後教
百章皆宗訥繕寫上愛其措麗問知爲宗訥所書故
有是命太平興國初詔賈黃中集神醫普教方宗訥
暨劉錫吳淑呂文仲杜鎬舒雅皆預焉雍熙初昉在
相位上欲命宗訥爲尚書郎昉懇辭以爲非承平故
事止改祕書丞歷太常博士宗訥頗習典禮淳化中
呂端掌禮院引宗訥同判累遷比部郎中咸平六年

卒年五十五子昭迴大中祥符五年獻文召試賜進
士第後爲屯田員外郎昭迴亦丁中會

宗謬字昌武七歲能屬文耻以人任得官獨由鄉舉
第進士授祕書郎明年獻文自爲選祕書郎集賢校
理同宿起居注先是後苑宿宴校理官不與京官乘
馬下馬入禁門至是皆因宗謬之請復之遂爲故事
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預重脩太祖實錄從幸大名
上曰國家取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矣肅
之奉憲定算廟謨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
請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

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用
重塞關為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因與言
及此誠可嘆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
帥隨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統勇爭捷要害又
豈直三昧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
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成非不下寧
也廢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此犯塞車駕親征曾不聞
出丁人一騎為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厲兵欲
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雖卒為將在此時也有功
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此時也惟陛下圖之然

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鸞上都垂衣當宁豈
不盛哉遷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集制刻石一名
氏嘗牒御史直上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往復
再三宗諤執言兩省故事與臺司不相統攝者凡八
事聞如宗諤議景德二年召為翰林學士是秋將
郊命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
補至有抱其器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
定奏其謬濫者五十八人因脩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
利病二十事帝必問而賞數之事具樂志又著樂纂
以獻命付文館自是月再拜習焉時諸神祠增多關

外墳之制因深塹列樹以容之營葺齋室舊典因以
振起高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詔宗諤為館伴使自
郊勞三飲餞皆刊定其儀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
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宮命副丁謂為同脩宮使
三年知審官院為記分陰后主命為經度制置副使
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
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
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
前賢數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為之必月知也宗諤嘗
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宗諤究心典

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修定皇親故事武舉武選
入官資叙閣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餘多裁正
五年迎真州聖像副丁謂為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
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
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
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以白金賜其繼母又
錄其子若弟以官焉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
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
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
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群從及歿而已子有

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為表請於朝而
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
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宗諤工隸書有文集六十
卷內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
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于世子昭通昭
述昭適

昭述字仲祖以父蔭為祕書省校書郎召試學士院
賜進士出身為刑部詳覆官累遷祕書丞群牧制置
使曹利用薦為判官鄆州牧地侵於民者凡數千頃
昭述悉復之以太常博士知開封縣特遷尚書屯田

員外郎開封推官坐嘗被曹利用薦出知常州遷為
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謹言倉粟
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為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
定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構亂或指昭述
謂曰如李公長者何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
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為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
曰嚮非公無噍類矣徙淮南轉運使蕪發運使加直
史館徙陝西轉運使糾察在京刑獄為三司戶部副使
累遷刑部郎中陝西用兵提點陝西計置糧草還授
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為河北都轉運使河

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隄爲名調兵農八萬逾旬而就初六符過之真以爲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訕訕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宣撫使表其能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又爲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河北始置四路以爲真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大水民多流亡籍僧舍積粟爲粥糜活飢民數萬計改龍圖閣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言昭述庸懦不可負重鎮留真定府居四年入領三班院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幾知通進銀臺司判太

常寺復領三班累遷尚書右丞從裕享致齋於朝堂得暴疾卒贈禮部尚書謚恪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至昭述稍自豐殖爲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隳

昭遺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以蔭爲將作監主簿幼時揚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爲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改集賢院校理坐失誤落秩未幾復爲鹽鐵判官初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昭遺以爲不可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已請詰所以興利之實昭遺爭不缺遂罷判

官爲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仁宗謂曰前所論罷職
田等事卿言是也遷直史館知陝州諫官歐陽脩言
陝府關中要地昭邁無治劇材不宜遣改判三司理
欠司徒度支判官使契丹還道除陝西轉運使坐家
僮盜遼人銀酒盃降知澤州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
險輸礦炭苦其役爲奏罷鑄錢又言河東鐵錢真偽
淆雜不可不革後復直史館知陝州城中舊無井唐
武德中刺史長孫操始疏廣濟渠水入城衆賴其利
昭邁至立廟祀之歸爲三司戶部判官糾察在京刑
獄進直龍圖閣改集賢殿脩撰累遷尚書工部郎中

歷知鳳翔河中府晉州遷管勾登聞檢院擢天章閣
待制知滄州用諫官吳及言復改知陝州徙鄭州卒
昭邁性和易不忤物能守家法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竒戶部侍郎父龜圖起
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
通判昇州陞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
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
館加左拾遺五年親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
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
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

宋史列傳卷三十四 十一
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擢左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賜第麗景門上謂之曰凡士未
達見當世之務矣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於位得
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
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
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
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
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
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
戶部尚書平章事監脩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

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
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
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多
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
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
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
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
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朝士有藏古
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
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

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為
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
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
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燔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
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
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
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聽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
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
庶皆懼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
無復太平之曰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

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
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
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
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諫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
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
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
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
同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
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

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為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蔡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日有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為念上嘉納之因遷從簡太子洗馬知

簡奉禮郎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財富言上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今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許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

文穆蒙正初為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為絳州團練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子從簡再為國子博士惟簡太子中舍承簡司門負外郎中簡比部負外郎務簡亦國子博士居簡殿中丞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蒙正第蒙休咸平進士至殿中丞龜圖弟龜祥殿中丞知壽州子蒙亨舉進士高

等既廷試以蒙正居中書故報罷後歷下蔡武平主簿至道初考課州縣官蒙亨引對文學政事俱優命為光祿寺丞改大理寺丞卒次子蒙巽虞部負外郎蒙周淳化進士及第蒙亨子即夷簡也次子宗簡亦進士及第慶曆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此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無故發人之墓柩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簡長者其行事多類

此徐州妖人孔直温挾左道誘軍士爲變或詣轉運使告不受詞居簡令易其牒盡捕寃黨與貸註誤者請於朝斬直温等濮州復叛都民驚潰居簡馳往獲首惡誅之因大閱兵享勞姦不得發用二事遷秩鹽鐵判官拜集賢院學士知梓州應天府徙荆南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陶甓甃城人以便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七十二

張齊賢曹鼎寃句人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

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鞫劫盜論皆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邊鋪夫數千戶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奏減其半四年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

明年召還改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
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
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
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
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
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
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
固嵐憲忻代未有軍若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
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
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

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
不若不戰而勝若動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
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
之若緣邊諸若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
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
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
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
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
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
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

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群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獲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

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冬改右補闕，加正使齊賢。至官，詢知饒信虔州土產銅鐵鉛錫之所，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爲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寃，抑因力言于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

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爲減大半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又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又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

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

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噐甲甚衆捷奏且歸功漢贇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

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夏叅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搢紳榮之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掌京庖欲求補外貽業與叅政李沆有姻婭託之以請於沆沆爲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析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諱不以實對齊

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四年六月罷為尚書左丞十月命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未幾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菓尋復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永興軍時閣門祇候趙贊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為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於法俄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踰年加刑部尚書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從容為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為報上曰朕以為皇王

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郊祀加門下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以右司諫梁顥為之副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

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為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

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干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為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齊賢又請調江淮荆湘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

議以爲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
齊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
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
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
濟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
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
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
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
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
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

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若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
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士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
却歸舊貫然後從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
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
射判汾州不行改判末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
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論
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寘于理命
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
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
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景德

初起為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
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
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
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懷
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
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
協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
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旌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
屢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
吞噬當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

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
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合名目封潘
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
沮撓及繼遷為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
德明依前攻劫折逋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
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車幸之際去攻六合則瓜沙
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
明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斯鐸督恐非其敵望委
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王清昭
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

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
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
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
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
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資儀豐
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
活喜提獎寒雋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
爲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仲兄
昭度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祿寺丞又嘗依太子
少師李肅家肅死爲營葬事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

賢於太宗未用普即其前列事以謂陛下若進齊賢
則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大悅遂大用种放之
起齊賢所薦也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
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
相傾人或以此少之齊賢諸子皆能有立宗信內殿
崇班宗理大理寺丞宗諒殿中丞宗簡閣門祇候宗
訥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而畏羈束故多
居田里

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二子也少喜學兵法陰陽象緯
之書無不通究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遷至太子中

舍貶海州別駕嘗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會夷人斗
郎春叛群獠皆騷動宗誨將郡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
官三司度支勾院宗誨在開封日御史王公劾其嗜
酒廢事及為河北轉運使乃發公居喪假官舟賈販
朝論惡之會以調發擾民徙知徐州累遷太常少卿
後為末興軍兵馬鈐轄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元昊
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沒鈐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
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無所歸激之則為亂矣
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
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

併力守禦之敵亦自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復從末興
鈐轄兼知邠州以秘書監致仕嘗事干謁其子曰昔
賀秘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以為休
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
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爾大人盍衣羽服以
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秘書
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為哉時以為名言初齊賢
守代州宗誨嘗預計畫其保任親族不問踈近以年
為先後然性貪雖謝事猶事貨殖以至于卒子二人
子臯字叔謨少有才名而不自負人樂與之游最善

尹洙洙曰吾交天下士多矣不以通否易意者子臯也舉進士試秘書郎知新鄭縣以齊賢相遷校書郎館閣獻頌擢著作佐郎進直史館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子憲字彥章以蔭將作監主簿以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戍卒逐其帥韓綱餘黨作亂子憲招降之征稅重人多逋負子憲奏除之歷太常少卿三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桂州不赴御史劾之降秘書監復為光祿卿加直秘閣知廬州遷秘書監累職徙揚州卒賈黃中字媯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父玘字

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為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玘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莖鄉黨群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玘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建隆三年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黃中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為

宋史列傳卷之二十四 二十八
稱職嶺南平以黃中為採訪使庶直平恕遠人便之
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
民多為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仍
設法弭盜因悉解去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太平
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為政簡易部內
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
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
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庶恪則亡國之
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丁父憂起復視事
五年召歸闕有薦黃中文學高第召試中書拜駕部員

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白呂蒙正等同知貢舉遷司
封郎中充翰林學士雍熙二年又知貢舉俄掌吏部
選端拱初加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脩撰凡再典貢
部多東掖寒俊除擬官吏品藻精當淳化二年秋與
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
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須賜甚厚
黃中素重呂端為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
因留為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
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慎過甚中
書政事頗留不決四年冬與沆並罷守本官明年知

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辭日上戒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大過則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上因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應月茲榮遇至道初黃中溝疾詔令歸闕會建儲宮擇大臣有德望者為賓友黃中在選中以久疾改命李至李沆燕賓客黃中亦特拜禮部侍郎代至燕秘書監黃中素嗜文籍既居內閣甚以為

慰二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為念朕當不忘也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亶亶聽者忘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為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不之許有文集三十卷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為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士守文殿中丞守訥右贊善大夫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為卿士實為阿衡實左右商
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
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
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
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
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為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為張
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
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皆
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
能與於斯

列傳卷第二十四

列傳卷第二十五

宋史二百六十六

開寶言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直學士領經筵事都總裁殿學士

黎

錢若水

後第
若冲

蘇勣

郭贄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温仲舒

王化基

子舉
正舉
錄詔

錢若水字濟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漢青
州帥劉銖辟為錄事參軍歷長水鄆都尉扶風令相
州錄事參軍先是府帥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
贇領節制頗仍其弊文敏不從重贇假他事廷責之

文敏不爲屈太祖嘉其有守授右贊善大夫知瀘州
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近蠻境尤宜綏撫聞知州郭
思齊監軍郭重遷接欵不法恃其荒遠謂朝廷不知
爾至爲朕鞠之苟一毫有侵於民朕必不赦至郡有
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許再任三遷司封
員外郎又知洛州建昌軍卒年七十二若水幼聰悟
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
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同州
觀察推官聽決明允郡治賴之淳化初寇準掌選薦
若水洎王扶程肅陳克錢熙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

林若水最優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右正言知制
誥會置理檢院於乾元門外命若水領之俄同知貢
舉加屯田員外郎詔詣原益等州制置邊事還奏合
旨翊日改職方員外郎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
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
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有鼠之兩端太
宗大以爲當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
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克集賢院學士判院
事俄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

同脩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初太宗有
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
陵寢李至嘗誅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
從呂端雖為監脩以不泄局不得署名至扶其事以
為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
奪既又重脩太祖實錄參以王禹稱李宗諤梁顥趙
安仁禾周歲畢安仁時為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
屬當為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
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辛大名若水陳禦敵安
邊之策有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

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
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
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盖
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
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
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
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
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
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
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

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授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

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

下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緣邊
巡檢許召勇敢之士爲隨身部曲廩膳不充則官爲
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
則互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
苟無大過勿爲替移償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
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
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
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
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
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

邊各廣營田以州郡一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
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
緣邊備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何謂章
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傳諸
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鑾輅親征
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
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
警則暫巡邊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况
復待勞以逸知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
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

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未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訊之皆以思親為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况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師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劾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龜也若水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為進退者誠以太白者將軍也星辰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部不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節度使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之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董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為內地民賦登集尚須

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
即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
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
險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况城邑焚毀片
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墮之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
詰闕面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
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為戍將推服上謂左右曰若
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是秋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
令便宜制置邊事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畧使知
并州事六年春因疫疾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

貌羸瘵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謁因與
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賜
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年甫七歲錄為太常奉禮郎
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
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
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精術
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
有集二十卷兄若愚比部員外郎從弟若冲大中祥
符中調河陽今有僕酌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
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真

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問賜緡綿羊酒且賜若冲帛三十端補孟州別駕延年後以獻文賜進士出身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宋累任州縣以易簡居翰林任開封縣兵曹參軍俄遷光祿寺丞卒特贈秘書丞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才思敏贍太平興國五年年踰弱冠舉進士太宗方留心儒術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奏上覽之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遷左贊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

郊祀恩進秩祠部員外郎二年與賈黃中同知貢舉有詔凡親屬就舉者籍名別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喪克貢奏名在上第又王千里者水部員外郎孚之子協爲孚門生千里預薦上聞坐範及千里罪易簡緣是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請未幾復知制誥三年克翰林學士初易簡克貢宋白掌貢部至是裁七年易簡幼時隨父河南賈黃中來使嘗教之屬辭及是悉爲同列易簡連知貢舉陳堯叟孫何并甲廷試淳化元年丁外艱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克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迥啓太

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以嘉之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榜於廳額易簡會韓侂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他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

幸甚會郊祀充禮儀使先是扈蒙建議以宣祖升配易簡引唐故事請以宣祖太祖同配從之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時趙昌言亦參知政事與易簡不協至忿爭上前上皆優容之未幾昌言出使劔南中路命改知鳳翔府明年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八年眷遇夙絕倫等李沆

後入在易簡下先參知政事故以易簡為承旨錫賚均焉太宗遵舊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貿易簡於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且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

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沉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簡嘗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三子曰宿曰壽曰耆大中祥符間皆祿之以官云郭贄字仲儀開封襄邑人乾德中舉進士中首薦太宗尹京因事藩邸太平興國初擢為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俄兼皇子侍講賜緋魚太宗至東宮出戒子

篇命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說以喻諸王三年與劉蕙
張洎王克正同知貢舉遷右補闕與宋白並拜中書
舍人賜金紫五年復與程羽侯陟宋白同知貢舉置
京朝官差遣院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官悉考校勞
績銓量才品命贄洎滕中正雷德驤領之七年以本
官參知政事曹彬爲弭德超所誣贄極言救解深爲
宰相趙普所重嘗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
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贄言雖然猶勝姦
邪無何以入此宿醒未解左遷秘書少監知荆南府
府俗尚淫祀屋瓦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命悉撤

夫投之江不數日大雨就加左諫議大夫入爲鹽鐵
使時諸路積逋欠犯人雖死猶繫其子孫贄條陳其
事多所蠲貸籍田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
河決免所居官久之起爲給事中復工部侍郎知審
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真宗即位拜刑部出知天雄
軍翌日贄入對懇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
亟去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內銓加集賢院學士判院
事知河南府歸朝獻詩自陳進秩吏部俄兼秘書監
初真宗未出閣贄已授經上嘗至其家後楊可法繼
其任上以爲輔導不及贄嘗稱贄純厚長者至是在

秘府屢賜對詢訪舊事且愍其已老特拜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作詩賜之有啓發冲言曉典常語東封遷禮部尚書太宗在晉邸時凡製篇咏多令屬和真宗嘗訪其賜本贄集為四卷以獻詔獎之大中祥符三年卒年七十六上以舊學之故特親臨哭之贈左僕射謚文懿錄其子昭度為大理寺丞昭升昭用並大理評事昭允左贊善大夫贄屬文敏速而不雕刻昭度集為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懿集性溫和頗能延譽時雋宋白以文學沉下位贄薦引之遂同掌誥命趙昌言兒時一見器之及掌貢部以為奏名之首

後卒貴顯贄初充賦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構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贄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贄聞之命其所親召還慰諭俾就舉遂預薦中第然吝嗇切於治生晚節不事事人頗以是少之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胃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沉静好學能屬文及長辭華典瞻舉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旋擢著作即直史館會征太原命督澤潞芻糧累遷右補

闕知制誥太平興國八年轉比部郎中為翰林學士
冬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初加給事中時議
親征范陽至上疏以為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之
道必務萬全幽州為敵右臂王師所嚮彼必拒張攻
城數萬兵食倍之今日邊庾未充况范陽之傍坦無
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必資機石儻有
未備願且繕完畜威養銳觀釁以伐謀更縱彌年亦
未為晚必若聖心獨斷在於必行則京師天下之本
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
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

自將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
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慮則慮則慮之慮則慮之
之狂愚臣雖不省耻在二頃後也至以目見其表求
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秩吏部會建秘閣命兼秘書
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至每與李昉王祐基
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與焉
至是昇秘閣次於三館從至請也上嘗臨幸秘閣出
草書千字文為賜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
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若有資於教
化莫孝經若也乃書以賜至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吳

淑等入直館校理請購亡書間以新書奏御必便
坐延見恩禮甚厚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
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
未脩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偉
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
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為謬至與李沆總
領而裁處之至道初真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並
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至等
上表不敢當禮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
端良資於輔導籍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

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
相率謝太宗謂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
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當必須力
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佞
朕之言諭也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一日
上訪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
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然膺不足弭其
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
億民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為念不
以巨慙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

問啖以享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
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荒
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
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
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
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
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効順
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為我蜂蠆哉今靈州
不可不棄於獨臣愚以為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
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為咽喉之地西北要衝

安可棄之以為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
後靈武卒不能守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
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
以病求歸本鎮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詔
給其子惟良惟允惟熙等奉終制至嘗師徐鉉手寫
鉉及其弟錯集置於几案又賦五君詠為鉉及李昉
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也至剛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
性吝嗇幼育於知審及貴即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
審因至亦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迪

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
事偉姿儀器局沉厚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
節制署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
所親吏為廂虞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即
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鞠之吏故稽其
獄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誣服竄政甚矣焉用僚
佐為請易吏以雪寃憤崇悟移鞠之乃得實狀崇移
鎮真定改深趙鎮觀察判官太祖受命以崇為監軍
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
未至崇憂懣失據謂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為之奈何

皆愕相視仲甫曰自帝膺運公首効節軍民處置率
循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遠偵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
聽彼伺察久當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視崇無他
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甫又隨崇為平盧軍
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累雪寃枉乾德五
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直會霖潦
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皆賴
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
春節宴集日為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
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禽百

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為補闕擢太祖問群臣文武兼資者為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為三司戶部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党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冢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既至奏免歲輸銅錢罷榷酤政尚寬簡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為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

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端拱中進戶部侍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為工部尚書出知陳州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輿疾招撫以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真宗即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三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若冲若虛若蒙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隣俱中進士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四年太宗親征太原見於行在授著作郎直史

館遷右拾遺出爲京西轉運副使明年加右補闕知
懷州八年春與宋白賈黃中等同知貢舉擢膳部郎
中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僉書樞密院事賜
第崇德坊雍熙元年加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端拱
初改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淳化初宰相趙普出守西
洛呂蒙正以寬簡自任政事多決於沔沔與張齊賢
同掌樞務頗不叶齊賢出知代州沔遂爲副使參預
政事陳恕好奇察亦嘗與沔忤淳化二年齊賢洎恕
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
等會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自今宰相及樞密使不得

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沔喜即奏行之直史館
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太宗追還
前詔沔暨恕因是罷守本官翌日蒙正亦罷沔見上
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皆白會省吏事發連中
書因有奏毀者上語毀者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
甚明敏毀者慙而止三年上欲黜陟官吏命沔與謝
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沔上言應京朝官殿犯
乞令刑部條報以贓及公私罪分三等以聞立法苛
察欲因是以求再用受命甫旬日方視事以暴疾卒
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沔聰察敏辯有適時之用上

前言事能委曲敷繹每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
明暢經讀者多中高第性苛刻少誠信掌機務日凡
謂見者必啗以甘言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
怨之沔第淮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殿中丞嘗掌香
樂榷易院坐贓論當棄市以沔故詔杖一百降定遠
主簿沔以是頻為寇準所詆云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大
理評事通判吉州再遷秘書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
幾復起為右贊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拜右正言
直史館判戶部憑由司三年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

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別殿仲舒以為國家平
太原以來燕代之交城守年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
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
丁壯備徭老弱供賦遺廬壞堵不亡即死邪人媚上
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
恩宥以綏民庶太宗嘉納之遂赦河北淳化二年拜
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
秦州先是俗雜羌戎有两馬家朶藏梟波等部唐末
以來居於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門砦多產良木為其
所據歲調卒采伐給京師必以贖假道於羌戶然不

免擄奪甚至殺掠為平民患仲舒至部兵歷按諸砦
諭其酋以威信諸部獻地內屬既而悉徙其部落於
渭北立堡砦以限之民感其惠為畫像祠之會有言
仲舒生事者上謂近臣曰仲舒嘗揔機密之職在吾
左右當以綏懷為務古者伊洛之間尚有羌渾雜居
况此羌部內屬素居渭南土著已久一旦擅意斥遂
或至騷動又煩吾關右之民乃命知鳳翔薛惟吉與
仲舒對易其任連知興元江陵二府加給事中會內
侍藍繼宗使秦州還言得地甚利乃召仲舒拜戶部
侍郎尋參知政事二砦後為內地歲獲巨木之利咸

平初拜禮部尚書罷政出知河陽踰年知開封府五
年以京府務劇求罷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尋遷刑
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景德中并州缺守上以北
門重鎮須大臣鎮撫非張齊賢溫仲舒不可令宰相
諭旨皆不願往未幾復知審官院大中祥符中進秩
戶部尚書三年判昭文館大學士命下卒年六十七
贈左僕射謚恭肅仲舒敏於應務少與呂蒙正契厚
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
彼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自為正言至貳樞密皆
與寇準同進時人謂之溫寇子嗣宗嗣良嗣先嗣立

仲舒既卒帝憫其孤弱並祿以官

王化基字永圖鎮定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時趙普為相建議以驟用人無益于治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為著作即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薦士即一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皆其人也化基嘗慕范滂為人獻澄清

畧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玄象對臨紫垣故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自勾押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自勾押前後行為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六卿

如闕即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闕則於
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
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省府屬參酌其類均而行
之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
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先青朝官有聲望
者各舉所知其舉到官負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
所舉之官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
連坐舉主陛下自登寶位十年于茲七經選掄得人
多矣然下僚遠官不無沉滯望令採訪司及州郡長
吏廉察以聞籍以待用則下無遺材矣其三懲貪吏

曰貪吏之於民其損甚大屈法煩刑徇私肆虐使民
之受害甚於木之受蠹若乃用其非人而不繩以法
雖夷齊顏閔不能自見蓋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
負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
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吏得失俟其澄清部
內則待以不次之擢置於侍從之間所貴周知物理
能備顧問且足為外官之勸也其四省冗官曰古人
建官初不必備者惟得其人也國家封疆雖踰前世
而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利而民物
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楊楚最居要衝務穰

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餘通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隸權務倉庫當時事無不集兼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臨使臣等職實踰本州官數諸州冗員似此非一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千更倍萬約之萬又過倍使皆廉吏止縻公帑設或貪夫參錯其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備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則冗官汰矣其五擇遠官曰

負罪之人多非良善貪殘兇暴無所不至若授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訴甚非撫綏遠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遠人受賜矣書奏太宗嘉納之初柴禹錫任樞密有私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化基爲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基爲長者淳化中拜中丞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兼知揚州移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六十七贈

右僕射謚惠獻化基寬厚有容喜愠不形僚佐有相
凌傷者輒優容之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善教
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

舉正字伯仲幼嗜學厚重寡言化基以爲類已器愛
異諸子以蔭補秘書省校書郎進士及第知伊闕任
丘縣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真宗實錄院檢討國史編
修官三遷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修三朝寶訓
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其妻父陳堯佐爲相改龍圖
閣待制堯佐罷以兵部郎中復知制誥爲翰林學士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馳報者舉正

方燕居齋舍徐謂吏曰安得漏禁中語既入謝仁宗
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時陝
西用兵呂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舉正曰判名重不
可不避也乃改兼樞密使遷給事中御史臺舉李徽
之爲御史舉正友壻也格不行徵之訟曰舉正妻悍
不能制如謀國何歐陽脩等亦論舉正懦弱不任事
舉正亦自求去遂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
許州光化軍叛卒轉寇傍境而州兵有謀起爲應者
舉正潛捕首惡者斬之徙知應天府累遷左丞皇祐
初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

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
宣徽景靈二使又曰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
遷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期待遷使後有功
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
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宣民疾
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御史唐介坐言事貶春州舉
正力言之介得徙英州居半歲堯佐復為宣徽使家
居凡七上疏及狄青為樞密使又言青出兵伍不可
為執政力爭不能奪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
遣賜就第賜白金三百兩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

知河南府入兼翰林待讀學士每進讀及前代治亂
之際必再三諷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謚安簡賜黃金百兩文章雅厚如其為人有平山集
中書制集內制集五十卷

舉元字懿臣以上父章賜進士出身知潮州江水敗
隄盜乘間竊發舉元夜召里豪計事盜旣獲乃治隄
為河陰發運判官或言大河決將犯京師舉元適入
對具論地形證其妄已而果然歷郿牧戶部判官京
東轉運使沙門島多流人守吏顧貨橐陰殺之舉元
請立監以較賞罰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夏人

來爭屈野地舉元從數騎度河設幕與之議示以赤
心夏人咸服治平中又徙成都邛井益歲入二百五
十萬為丹稜卓簡所侵積不售下令止之益登於舊
名提舉在京脩造英宗勞之曰官廬舍害於水僅有
存者卿究心公家毋憚其勞俄進益鐵副使拜天章
閣待制知滄州改河北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慶人夏
人屯境上有窺我意舉元使二裨將以千騎扼其要
害長安遣從事來會六涇原戒勿輕舉大將竇舜卿
銳意請行不聽舉元曰不過三日虜去矣至期果去
神宗以細札諮攻守策舉元請省官減成益備去兵

勿營亭障輿論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陳州未行而卒
官至給事中年六十二子詔

詔字景獻用蔭補官通判廣信軍事知博州魏俗尚
椎剽姦盜相囊橐詔請開反告殺并贖罪法以携其
黨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
詔言河朔秋潦水溢為菑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恩
稍蘇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擢開封
府推官富民貧後絕僧牒為緡錢十三萬踰期復責
倍輸身死貲籍又錮其妻子詔請免之出為滑州州
屬縣有退灘百餘頃歲調民刈草給河隄民病其役

詔募人佃之而收其餘為度支郎中使契丹時方討西夏迓者耶律誠欲嘗我言曰河西無禮大國能容之乎詔曰夏人侮邊既正其罪矣何預兩朝和好事入賀故事跪而飲蓋有誤拜者乃疆詔詔曰南北百年所守者禮其可紛更耶卒跪飲之崇寧中由大理少卿為卿徙司農御史論詔在除日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旋知汝州鑄錢卒罵大校詔斬以徇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閣言者復扶滁州事罷去起知深交二州徙同州過闕留為左司郎中遷衛尉太府卿刑部侍郎詳定赦令舊借緋紫者不佩魚詔言

章服所以辨上下今與胥吏不異遂皆佩魚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璿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為榮進刑部尚書拜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復為工部尚書徽宗閱其老命毋拜詔皇恐於是但朝朔望俄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

論曰自昔參大政替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鑿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

刻仲甫以吏事為時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贇辨曹彬之誣化基伸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列傳卷第二十五

列傳卷第二十六

宋史二百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節書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賜諡奉

勅修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魏羽附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高祖茂昭唐益定節度使

曾祖玄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業春秋一舉不

第退居丘園後唐天成中以賢帥後補協律郎至平

判令宏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宣

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即賜緋魚預修太平

嘉靖丁巳年

卷第二十五

一

監生黃儀刊

御覽歷左拾遺六年出爲峽路轉運副使就加左補
闕會省副使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爲度支員外郎雍
熙中呂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文行政主客郎
中史館修撰數日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太
宗召對便殿謂曰成都重地卿爲朕鎮之因厚賜以
遣至鄭州促召歸闕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會太
宗親試禮部不合格貢士令樞密院給牒因謂宏曰
朕自御極以來親擇群材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
卿與呂蒙正皆中朕選大臣頗有沮議非朕獨斷豈
能及此乎宏頓首謝時河朔用兵宏居位無所建白

御史中丞趙昌言多言邊事乃以昌言副樞密宏爲
中丞兩更其職端拱初改工部侍郎再爲樞密副使
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
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官屬宏等頓
首請罪乃釋之真宗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
潞州二年就轉右丞真宗即位加工部尚書咸平
初還朝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二年真宗以上
封者衆慮其稽留命宏與王旦知登聞鼓院再掌吏
部選四年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中使泣葬事
錄其子可久大理評事可道太祝可度奉禮郎宏循

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可父至
虞部員外郎可道國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獻從事使府太宗尹
開封選為雍丘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昌
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
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為貢部首薦廷試
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辯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
為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為壽善訓其子亦
為可嘉也擢寘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
遺直史館賜緋魚選為荆湖轉運副使遷右補闕會

省副職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修文
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
天雄軍時曹彬崔彥進米信失律于岐溝昌言遣觀
察支使鄭蒙上疏請誅彬等優詔褒荅召拜御史中
丞太宗宴金明池特召預焉憲官從宴自昌言始也
河東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
事太宗即以昌言為左諫議大夫代宏為樞密副使遷
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言善知制誥胡
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
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為之語曰陳三

更董半夜有傭書翟穎性險誕與旦狎旦為作大言之辭使穎上之為穎改姓名周馬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毀時政自薦為大臣及歷舉數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為內應陳王尹開封庶知以聞詔捕穎繫獄鞠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穎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趙普以勲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呂蒙正裁數月會有穎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太宗特寬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諫議大夫或議弛茶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為江淮

兩浙制置茶鹽使昌言極言非便太宗不納趣昌言往昌言固執如初即以戶部副使雷有終代之卒以無利而罷昌言復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境豪民時芻交圖利誘姦人潛冗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厝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叅知政事俾乘疾

置以入即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敵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李順搆亂于蜀議遣大臣撫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廷論未決會嘉眉連陷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復贊兵計遂遣使督繼恩戰繼恩御衆寡術餘寇未殄握兵忽成都士無鬪志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即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為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

馬步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良馬白金五千兩別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畧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既行有奏昌言無嗣鼻折三根頗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易前進且令駐鳳翔止遣內侍衛紹欽齎手書指揮軍事亦可濟也詔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候館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延三州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

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雋世家為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群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右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

皆不及責則何以辯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以賄登第事下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詔邢昺覆案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武勝軍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尚書都省真宗幸澶淵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軍府境内有小盜昌言榜諭能告執者給賞牙吏即遷職樞密使王繼英以為小盜不當擅為賞格乃訪昌言易其榜有勞者俟朝旨未幾徙知鎮州遷戶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

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錄其子慶嗣為國子監丞賦
祿終喪姪孫允明同學究出身昌言喜推獎後進掌
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
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
之後皆為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
也昌言強力尚氣槩當官無所顧避所至以威斷立
名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復縱率對僚吏
倨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為縣吏折節讀書江南
平禮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見明與語大奇
之因資送令預計借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解褐大理
評事通判洪州恕以鄉里辭改澧州澧自唐季為節
鎮兼領吏多緣簿書亂沒為姦恕盡摘發其弊郡中
稱為強明以吏幹聞召入為右贊善善大夫同判三司
勾院遷左拾遺充度支判官與判使王仁贍庭爭本
司事仁贍屈伏坐貶秩擢恕為度支員外郎仍舊職
再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
墮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
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
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

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召入爲戶部
郎中戶部副使遷右諫議大夫知澶州驛召爲河北
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
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
衣食仁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
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
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道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
寢俄知代州入判吏部選事拜監鐵使恕有心計釐
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遷給
事中叅知政事數月太宗言及戶部使樊知古所部

不治恕與知古聯事情好款洽密與語之欲知古修
舉其職知古懇於太宗太宗怒恕泄禁中語罷守本
官旋出知江陵府大發群吏姦賊坐徒流停廢者甚
衆郡內惕息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
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
爲工部侍郎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
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叅預恕以官司分隸
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
爲鹽鐵使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
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

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
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
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知雜
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專檢舉
之無致廢格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
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
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幼
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
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
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

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後數日太宗又曰國家歲
入財數倍於唐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
公家下陵上替經制隳壞若前代為得即已致太平
豈復煩朕心慮也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恕等對
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又遇
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權利朝廷必
以侵民為慮皆尼而不行縱使耿受昌桑弘羊復生
亦所不逮臣等駑力惟盡心薄領終不足上裨聖治
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
長挈大剖煩折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

領中壹處節目未備即至十年五年不決以致貧無
資給轉徙溝壑此卿等之過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
首謝五年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
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至道二年欲
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
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寔
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
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為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
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
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

憑由三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
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
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
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
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滯若京城得賢
主史使居此司專行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
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即乃勾銷簿
書取捷之門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
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
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

理欠司宜令為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
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
悉從恕奏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
恕閱之等為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吾觀下等固滅
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
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
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峽路諸州承孟氏舊政賦稅輕
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八百為一絹果州六百為一絹
民前後擊登聞鼓陳訴歷二十年詔下本道官吏因
循不理轉運副使張曄年少氣銳會受詔按覆即便

宜行之恕奏曄擅改法計果州一歲虧上供絹萬餘
曄坐削一任免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
誚讓恕歛板蹶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
解復進懋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
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真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
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
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
之咸平二年帝北巡充行在轉運使俄以母老求解
拜吏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審官院上言封駁
之任實給事中之職隸於左曹雖別建官局不可失

其故號請以門下封駁事隸銀臺司從之五年知貢
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擢貢舉
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為首及廷
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每自歎曰吾
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母亡哀慕
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遷尚書左丞權
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強親職數月增劇表求館殿
之職獲奉以濟其貧真宗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
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準為三
司使恕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

興立之事類以為冊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
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
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帝重恕詔大醫診療百日有司請停奉不許未幾卒
年五十九恕將卒口占遺奏及約束後事送終之具
無不周悉真宗悼惜廢朝贈吏部尚書錄其子執中
為太常寺太祝執古為奉禮即恕頗涉史傳多識典
故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
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談論聽
者忘倦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

日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
論可也恕性吝恕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
教導多與非類遊常習武藝願出為外州軍校真宗
曰戎校管鎮兵非丞即家子弟所涖也以為滁州司
馬恕卒召復舊官後竟以賄敗執中至同中書門外
平章事別有傳執古至虞部員外郎執方執禮並太
子中舍

魏羽者字垂天歙州婺源人少能屬文上書李煜署
弘文館校書即時建當塗縣為雄遠軍以羽為判官
宋師渡江出其境羽以城降太祖擢為太子中舍仍

舊職金陵平入朝出知興州太平興國初知棣州改
京兆府六年受詔詣瀛州覆軍市租得隱漏數萬計因
上言本州錄事叅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
任即墨未滿歲遷秩有司調選矢平䟽遠何由聞達
請罪典司以肅欺弊上賜詔褒諭復命遷太常博士
知宋州又徙閬州就改膳部員外郎丁外艱起復涖
事入判太理寺歷度支部二判官召拜本曹郎中
因上䟽言三司職官頗衆願省其半可以責成仍條
列利病凡二十事詔下有司詳議皆以為便改鹽鐵
判官時北邊多警朝議耕戰之術以羽為河北東路

營田副使改兩浙轉運使遷兵部郎中淳化初選為秘書少監踰月遷左諫議大夫俄拜度支使改鹽鐵使四年併三部為一司以羽判三司先是三司簿領堆積吏緣為姦雖嘗更立新制未為適中是冬羽上言依唐制天下郡縣為十道兩京為左右計各署判官領之制三司使二員以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諸道以隸焉未久以非便罷守本官出知滑州丁內艱起復加給事中徙潭州遣使諭旨真宗即位遷工部侍郎連徙杭揚二州召權知開封府車駕北巡判留司三司再為戶部度支使咸平四年以疾

解職拜禮部侍郎謝日召升便殿從容問諭勉以醫藥月餘卒年五十八羽涉獵史傳好言事淳化中許王暴薨或有以官府舊事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上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太宗嘉納之繇是被劾者皆獲輕典嘗建議有唐以來凡制詔皆經門下省審有非便者許其封駁請遵故事擇名臣專領其職迄今不廢羽強力有吏幹尤小心謹事太宗嘗謂左右曰羽有心計亦明吏道但無執守與物推移耳歷劇職十年始踰四十鬚鬢盡白亦可

憐也羽出入計司凡十八年習知金穀之事然頗傷
煩急不達大體景德二年長子玠卒其妻自陳家貧
無祿上憫之次子校書郎瓘為奉禮郎後為殿中丞
琰為太子中舍孫平仲天僖三年同進士出身羽同
時有劉式者亦久居計司剗端拱中三年磨勘之法
首以式主之

式字叔度袁州人也李煜時舉三傳中第歸宋歷遷
大理寺丞贊善大夫監通州豐利監及主三司都磨
勘司仍賜緋式又建議置主轄支收司以謹財賦出
納時以為當遷秘書丞與陳靖使高麗至道中併三

勾院為一命式領之再轉工部員外郎賜金紫遷刑
部式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逋積至多式
奏免之人以為便然多所修奏檢校過峻為下吏所
訟免官卒真宗追錄前効賜其子立本學究出身次
子立之後為國子博士立德立禮並進士及第立禮
為殿中丞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少篤學文詞靡麗本道
節度陳洪進辟功曹叅軍掌牋奏洪進遣子文顯入
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太平興國二年洪進歸
朝改鎮徐州又辟推官五年舉進士入格太宗初惜

科第止授歸德軍掌書記八年復舉得第遷保信武
信二鎮判官宰相趙普鎮南陽重昌言有吏幹錢俶
帥鄧表薦之移泰寧軍節度判官入為左司諫廣南
安撫使淳化初趙普留守西京表為通判委以府政
普疾屬昌言後事普卒昌言感普知已經理其家事
太宗以為忠於所舉拜起居郎賜金紫錢五十萬連
對三日皆至日盱昌言捷給詆詭能揣人主意無不
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昌言質狀非偉若以貌取失之
子羽矣遷工部郎中踰月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與
錢若水同知審官院二十一日遷右諫議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昌言驟用不為時望所伏或知其閩語難
曉太宗曰惟朕能曉之又短其委母妻鄉里十餘年
不迎侍別娶旁妻太宗既寵之詔令迎歸京師本州
給錢辨裝縣次續食時又有光祿丞何亮家果州秘
書丞陳靖家泉州不迎其親下詔戒諭文武官父母
在劍南峽路漳泉福建嶺南皆令迎侍敢有違者御
史臺糾舉以聞昌言自以登擢非次懼人傾奪會誅
凶人趙贊昌言與贊素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心不
自安因太宗言及近侍有與贊交者昌言蹶然出位頓
首稱死罪太宗慰勉之然自此惡其為人以給事中

罷出知襄州上言水旱民輸稅愆期舊制六月開倉
臣令先一月許所在縣驛輸納以便民獲盜當部送
闕下臣恐吏柔懦不能制再亡命配隸軍籍此二事
臣從便宜不如詔書慮讒慝因而浸潤願陛下察之太宗
下詔責其不循舊章歛怨於民自今敢背棄詔條謹
責不復恕至道二年徙知荆南府真宗即位就拜工
部侍郎咸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子有方
比部員外郎有政虞部員外郎

張洎滁州全椒人曾祖敗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
官父煦滁州司法椽洎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
進士解褐上元尉李景長子弘冀卒有司謚武宣洎
議以為世子之禮但當問安視膳不宜以武為稱旋
命改謚擢監察御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
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景遷國豫章留煜居守
即薦洎為煜記室不得從未幾景卒煜嗣擢工部員
外郎試知制誥滿歲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
舍人清輝殿學士叅預機密恩寵第一洎舊字師黯
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洎不設離左右授
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洎
獨得預為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煜嘗

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厚洎尤好建議每上言未
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及王師圍城
踰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
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虞
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推其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
止宮中紹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
絕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
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
祖召責之口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
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

謂罪曰實臣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
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
卿大有膽不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
太子中允歲餘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選直舍
人院考試諸州進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
郎太平興國四年出知相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
知相州部內不治轉運使田錫言其狀代還洎求見
廷辯上以其儒生不責以吏事詔不問令以本官知
譯經院遷兵部員外郎禮戶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
知貢舉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群臣言事洎上奏以練

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焉要畧會錢
倣堯太常定謚忠懿洎時判考功為覆狀經尚書省
集議虞部郎中張似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
龍無悔實非臣子而言者况錢倣生長島夷夙為荒
服未嘗畧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
為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
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勲格于天壤慶崇高之
富貴絕纖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謚
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
若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二云君子乾乾

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
履上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
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為元士九二為大夫
九三為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為君臣九三
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
之極可以慎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
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
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
過踰涯量盧祀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
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二亢極之悔

張說折國公碑云一無日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
況考功限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元無悔即本無亢
龍無悔之語斯蓋張似擅改公奏固冒天聰請以元
狀看壽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
實員皆有依據張似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尚示矜容免
其黜降可罰一月俸洎未幾選為太僕少卿同知京
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修撰
判集賢院事淳化中上令史館修撰以揚徽之等四人
修止入閣舊圖洎同奉詔因討論以事獨草奏以聞
洎又言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並三署謂侍從供

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
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
之儀請准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侍立於丹
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止班入起居雅合於
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勸庶務具臨朝之跡數視政
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真觀故事自
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
日不坐其隻日或遇陰霽盛暑者大寒泥濘亦放百官
起居隻日宰相當奏事即特開延英召對或夷蠻入
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

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
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
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
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
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
放百官起居其隻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
叅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閣
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時上令以儒
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洎得之上表稱
謝上覽而嘉之翌日謂宰相曰群臣上章獻文朕無

不稱三省覽如張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
至中書宣諭朕意數月加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
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
常恨不得為之故事赴上日設燕教坊以雜戲進久
罷其事至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
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時以為榮俄判吏部銓
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
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洎與錢若水同在禁林甚
被寵顧時劉昌言驟擢樞要人望甚輕董儼方掌財
賦欲以計傾之會楊徽之錢熙嘗言洎及若水旦夕

當大用熙以語昌言昌言曰洎必參政柄若水後進
年少豈遽及此時翰林小更諮事在側昌言慮洎聞
之即對小吏盡述熙言令言洎洎方修飭邊幅以固恩
寵疑微之遣熙以構飛語中已遂白於上上怒召昌
言質之以微之為鎮安軍行軍司馬熙罷職通判朗
州會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
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洎當草制因上疏議
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國置傅相及內史中
尉等佐王為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
廷命卿大夫臨郡亦稱內史行部事東晉永和泰元

之際有邳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
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楊益潞幽
荆五郡為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前代內史
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楊益等郡或
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
知節度事也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
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
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
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楊潤二郡建
社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

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
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古言煜
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蓋
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
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
準復忌之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馳
騎入奏邊事言繼遷率萬餘衆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
知樞密院事趙瑑等各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上
呂端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
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共為一狀陳其利害洎越

次奏曰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
失訐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
無鯁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
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
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
不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
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洎
既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已嫉準專恣恩
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後多
誹謗準但色變不敢自辯上由是大怒準旬日罷未
嘉靖丁巳年

幾洎病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踏於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嗚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以其二子皆為京官洎風儀灑落文采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疊疊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顛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慎修掌煜記室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蹙之煜子仲寓雅好捕博飲宴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寓捕博如故洎遂與之絕及仲寓死

郢州葬京師洎亦不赴吊與張佖議事不協遂為讐隙始以從父禮事佖既而不拜尤善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政為學士使內侍裴俞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洎慙而退性鄙吝雖親戚無所霑及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素與徐鉉厚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絕交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洎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安期至國子博士方回後為虞部員外郎方回子懷玉王欽若壻賜進士及第大理寺丞秘書校理

李惟清字直臣下邑人父仲行為章立簿因徙家焉
惟清開寶中以三史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
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為及禍他日
又加蕃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
宦官督輸造船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
秩滿遷大理寺丞太平興國三年遷為京湖北路轉
運判官五年改左贊善大夫充轉運副使非正使就
改監察御史兼總南路嘗入奏事太宗問曰荆湖累
年豐稔又無徭役民間蘇否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
為錢六十四民以三數斗稻價方可買一斤廼詔斤

減十錢徙京西轉運使入為度支判官改主客員外
郎雍熙三年大舉取幽州惟清以為兵食未豐不可
輕動朝廷業已興師奏入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
通鹽法以賣鹽歲課賦於鄉村與戶稅均納惟清奉
詔往荆湖諸路詳定奏言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
上又問民間苦樂不均事惟清言前在荆湖民市清
酒務官釀轉鬻者斗給耗二升今三司給一升民多
他圖而歲課甚減詔復其舊未幾出為京東轉運使
會募丁壯為義軍惟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
諫詔是獨選河北而餘路悉罷擢屯田郎中度支副

使端拱初遷右諫議大夫歷戶部使改度支使會遣
使河朔治方田大發兵惟清以盛春妨農懇求罷廢
太宗曰兵夫已發矣止令完治邊城而已淳化三年
遷給事中充鹽鐵使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
此民力久何以堪如可減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此開
寶軍興之際其數倍多蓋以將帥未得其人邊事未
寧屯兵至廣也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
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慎
擇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上言彼一時
此一時也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

深體今之幾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
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使如古委之此乃
機事卿所未知也淮南推貨務上具岳茶斤為錢百五
十主吏言陳惡者二十六萬六千餘斤惟清擅減斤
五十錢不以聞滁泗濠楚州連水軍亦以岳茶陳惡
咸價市之計虧錢萬四千餘貫為句院吏盧守仁所
發左授衛尉少卿黜判官李琚為本曹負外郎賜守
仁錢十五萬俄出知廣州至道初就拜右諫議大夫
太宗聞其廉平詔獎之二年徙廣南東西路都轉運
使尋召拜給事中踰月同知樞密院事惟清儻自

任有鈞距臨事峻刻所至稍強幹然以格吏進無人
望纔數月真宗即位加刑部侍郎復除御史中丞既
去樞要怫鬱尤甚肆情彈擊咸平元年卒年五十六
贈戶部尚書子永錫蔭至光祿寺丞頗涉學屬辭尚
氣少檢喜交結馮拯王濟皇庚選多與之游日聚舉
子於家談議時政真宗將幸河朔永錫猶服父喪上
章大言列詆近臣自謂有致太平戒敵之術選為戶
部判官因對袖表以獻又自薦為真宗駐蹕大名召
赴行在試策不中貶龍水縣主簿選為南劍州團練
副使戍復光祿寺丞六年又坐交游非類監和州商

稅後至右贊善大夫次子承德至殿中丞

論曰張宏為樞副當用兵之際猶默備位趙昌言為
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猶默者
君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
王魯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將大技而
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與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
皆非君子所為也昌言尚氣敢言怒為宋人能吏之
首庶足補矣劉昌言感趙普之過身後經理其家然
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失措又何取乎張洎
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

辯舌佻倖得免厥後揣摩可端讒毀正直利口之士
鮮不為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
鷲擊舊史稱為俗吏又奚責焉

列傳卷第二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七

宋史二百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滕峯

勅修

柴禹錫

張遜

楊守一

趙鎔

周瑩

王繼英

王顯

柴禹錫字玄圭大名人士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
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太宗
居晉邸以善應對獲給事焉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
三年改翰林副使遷如京使仍掌翰林司每夜直上

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遷宣徽北院使賜第寶積坊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踰年轉南院使服勞既久益加勤敏雍熙中議廣宮城禹錫有別業在表識中請以易官邸上因是薄之又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徐休復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爲踈屬甚言其忠勤禹錫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悅禹錫又爲琪請盧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詼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下詔切責禹錫以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在任勤於政治部

民詣濱州列狀以聞改涪州觀察使徙澶鎮二州駐泊部署俄知潞州州民乞留三載詔獎之徙知永興軍府再召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至道初制受鎮寧軍節度知涇州入謝日上謂曰由宣徽罷者不過防禦使爾今委卿旌節兼之重鎮可謂優異矣禹錫流涕哽咽而已咸平中移知貝州是歲契丹兵奄至城下禹錫內嚴備禦寇尋引去明年徙陝州景德初子宗慶選尚召禹錫歸闕令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禮固辭不許頃之還鎮未幾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永清軍節度

張遜博州高唐人數歲喪父養於叔父職方員外郎
幹後隨母歸魏仁浦家駙馬都尉咸信其異父弟也
太宗在晉邸召隸帳下太平興國初補左班殿直從
征太原還遷文思副使再遷香藥庫使嶺南平後交
趾歲入貢通關市並海商人遂浮舶販易外國物闍
娑三佛齊渤泥占城諸國亦歲至朝貢由是犀象香
藥珍異充溢府庫遜請於京置權易署稍增其價聽
商入金帛市之恣其販鬻歲可獲錢五十萬緡以濟
經費太宗允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緡自是歲有增
羨至五十萬雍熙二年錄其勞遷領媯州刺史三年

與安忠並命為東上閣門使數月會許仲宣罷判度
支即以遜為度支使端拱初遷鹽鐵使二年授宣徽
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未幾兼樞密副使知院事與
同列寇準不協每奏事頗相矛盾一日遜等晚歸私
第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
王賓舊與遜同事晉邸遜又嘗舉賓雅相厚善因奏
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實與仲舒同行蓋遜令賓
獨奏斥臣辭意俱厲因互發其私太宗惡之下詔切
責遜左降右領軍衛將軍準亦罷職會判右金吾街
仗蔡玉冒奏富人子為州大校黜官命遜代掌其事

西蜀李順爲亂詔發兵水陸進討以荆渚居其要害
命遜爲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賜錢二百萬白金
三千兩遜既至會峽路諸漕卒數千人聚江陵有告
其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誅之遜止捕首惡楊
承進等二十一人斬於市餘黨親加慰撫飛奏以聞
太宗嘉之詔以其卒分配州郡數月遜卒年五十六
時至道元年也贈桂州觀察使歸葬京師遜小心謹
慎徒以攀附至貴顯其訐謀獻替無聞焉子敏中初
補供奉官遜在宣徽表言嘗業文願改秩卽換大理
寺丞累在比部卽中次子虛中娶宗室申國公女至

仁奉官閣門祗候敏中子先進士及第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河南洛陽人唐末避亂徙家宋
鄭間守一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於晉邸太
宗卽位補右班殿直太平興國中出護登州兵召還
監儀鸞司累遷西頭供奉官其下多貴族子弟頗蒙
縱徼幸始置三班院令守一專其事考覈授任漸有
條制歲餘改翰林學士守一初名守素至是詔改之
七年與趙瑋柴禹錫相里勳等告秦王廷美陰謀事
擢東上閣門使兼樞密都承旨八年改判四方館事
雍熙中詔護遷雲朔歸附安慶兵屯于潞州三年轉

內客省使仍兼都承旨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簽
署樞密院事是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中使護葬守
一性質直勤謹無他材術徒以肇自王府又事左右
適會時機故歷職通顯飾終之禮率加常數馬子安
期歷國子博士坐事貶卒安期子夢得進士及第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即
位補東頭供奉官因使吳越賜國信及錢俶納土遣
檢校帑廩轉內酒坊副使以告秦王廷美陰事遷六
宅使領羅州刺史掌翰林司擢東上閣門使郭贄參
知政事鎔以同府之舊嘗有所請託贄不從鎔撫堂

吏過失以聞贄見上白鎔私謁即召鎔廷辯詞屈出
為梓遂州都巡檢使改左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代
還知滄州兼兵馬部署鎔在郡完城塹嚴戰具寇嘗
數百騎至境上聞有備引去遷左神武大將軍會崔
翰知州改鎔為本州鈐轄又知廬州因對自陳願留
不許踰年召為樞密都承旨同掌三班俄拜宣徽北
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柴禹錫並掌機務嘗遣吏卒
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與賣書人韓玉鬪毆不
勝因誣玉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聞玉坐抵法太宗
尋知其寃自後廉事不復聽禹錫出鎮鎔加知院事

真宗即位改南院使檢校太傅以心疾求解是秋授
壽州觀察使咸平元年三月卒年五十五贈忠正軍
節度錄其三子官鎔少涉獵文史美書翰委質晉邸
以勤謹被眷本名容太宗改為鎔曰陶鎔所以成器
也鎔性好佛多蓄古書畫三子忠輔西京左藏庫副
使忠愿虞部員外郎忠厚內殿崇班

周瑩瀛州景城人右領軍衛上將軍景之子也景家
富財好交結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
郭西水入中牟渠脩滑州河堤累遷至是官太宗潛
邸時瑩得給事左右即位補殿直領武騎卒巡警泉

福州卒纒數百捕劇賊千餘遷供奉官天雄軍節度
孫永祐轉運使楊緘稱薦之又使緘銀州按邊事還
奏稱旨擢鞍轡庫副使雍熙二年為杭睦五州都巡
檢使兼杭州都監會妖僧紹倫為變瑩擒獲之逮捕
就戮者二百餘人人以為酷濫代遷改崇儀使滄州
都監召拜西上閣門使領鎮定高陽關都監加判四
方館事與郝守濬護塞宋州決河俄改三路排陣鈐
轄歷知天雄軍真定二府就遷引進使至道二年代
還會李繼隆討西夏詔瑩詣軍前授以機事還拜客
省使簽書樞密院諸房公事俄兼提點宣徽諸房鼓

司登聞院與劉承珪並任真宗嗣位承珪分使河北
告諭加領富州刺史上聞其母老病閔之特封武功
郡太夫人秋拜宣徽北院使先是宣徽著位在樞密副
使上瑩表請居下從之咸平二年太閔命為隨駕署
從征河朔又為駕前馬步都部署三年遷南院使知樞
密院事會蜀平部送脅從者數十百人至闕下西川轉
運使馬亮因入奏請赦其罪遣還瑩以為當盡誅之
令瑩亮廷議上是亮議悉原其罪五年高陽關都部
署闕藩使無足領之者宰相請輟宣徽使以居其任
時王繼英任北院上以瑩練達軍事乃拜永清軍節

度兼領其任為三路排陣使然隸人有饒仁受者頗
有軍功與虎翼小校劉斌相惡為殿直爾遜所發以
瑩故詔勿問止徙斌隸他軍劫舟入寇詔步兵赴寧
遠軍為援瑩至則寇兵已去即日還屯所上聞曰瑩
何不持重少留示以不測輕於舉措非將帥體也景
德初丁內艱起復代王顯為天雄軍都部署兼知軍
府事嘗召池州騎士千五百人赴大名道與寇直力
戰有死傷者瑩猶謂其玩寇將悉誅之詔賜金帛諭
瑩勿治其罪車駕北巡為駕前東西具葦路都部署
明年改知陝州俄徙永興軍府又移邠州兼環慶路

都部署時夏州內屬詔省戍兵還營以減饋餉之費
仍手詔諭瑩瑩遽奏乞留以張遷威上謂瑩庸懦不
智以曹瑋代之徙知澶州大中祥符初改太平軍節
度明年爲鎮守都部署兼知定州轉運使奏其曠弛
徙知澶州境內屢有寇盜宰相以瑩任居將帥不能
以威望鎮靖請徙他郡上曰處之閑僻適使其自偷
爾遂下詔督責令其擒捕時發卒備河防而軍中所
給糗糧多腐敗不可食又役使不均瑩不加恤以致
亡命者衆七年入朝復留還鎮又以澶淵當契丹之
衝藉其禦給之厚復入知澶州九年被疾求遷京師

卒年六十六贈侍中初謚忠穆後改元惠錄其二子
供奉官普顯爲內殿崇班二孫永昌永吉爲殿直瑩
居樞近無他謀略及涖軍旅歷蕃鎮功業無大過人
者故事大禮覃慶外蕃無賜物例東封歲瑩鎮澶淵
車駕所經故特有襲衣金帶器帛之賜祀汾陰瑩知
定州乃預上言禮成所賜望於治所文給人咸笑之
普後爲崇儀副使顯至內殿承制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少從趙普給筆札普自罷河陽
爲少保從者皆去繼英趨事逾謹普再入相繼英隸
名中書五房院時真宗在藩邸選爲導吏兼內知客

事太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
尤宜盡節及建儲授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
者謁者本官職副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
爲俾兼領之執政之誤也真宗即位擢爲引進使咸
平初領恩州刺史兼掌閣門使遷左神武大將軍樞
密都承旨改客省使契丹入寇繼英密請車駕北巡
上從之即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閱視行宮儲
頓宣諭將士俄充澶州鈐轄會大將傅耆逗撓得罪
令繼英即軍中召還屬吏尋寧三班拜宣徽北院使
與周瑩同知樞密院事瑩出繼英遂冠樞密者小心

慎靖以勤敏稱上倚賴之景德初授樞密使舊制樞
密院使祖母及母止封郡太夫人有詔特加國封嘗
因進補軍校白上曰疎外之人急於攀附者謂臣家
蔽不爲薦引上曰此輩雖有實緣亦須因事立功方
許擢用不可過求僥倖卿勿復言也從幸澶州契丹
請和諏訪經畧繼英預焉明年郊祀加特進檢校太
傅三年卒年六十一上臨哭之賜白金五十兩贈太尉
侍中謚恭懿且爲葬其祖父贈其妻賈長樂郡太夫
人錄其子壻門下親吏數十人初繼英幼孤寄育外
氏既貴外王父諸舅有族殞者時方奏遣其子營葬

會卒特詔有司給辦焉子遵式遵誨遵度遵範皆至顯宦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初爲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嘗給事左右性謹介不好狎未嘗踐市肆即位補殿直稍遷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授軍器庫副使遷尚食使逾年與郭昭敏並爲東上閤門使八年春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是夏制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與朕機務無暇博覽群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矣因取是書及道德坊宅一區賜之其後居位既久機務益繁副使趙

昌言寇準鋒氣皆銳慢顯顯或急誤護短終不肯出上每高戒之淳化二年八月詔加切責黜授隨州刺史充崇信軍節度觀察等使遣之任俄知永興軍徙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于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脩職貢陛下由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俾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爲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

人其憤謂宜申飾將帥速期蕩平既免老師以費財
且防事久則生變又况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
怠遲留顧戀寔兼有之莫若勿憚往來潛為更代既
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
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與舉若分中朝之勢
力則長外寇之姦謀矣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
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
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為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
知秦州初温仲舒知州日開拓山林諷藩部獻其地
朝廷雖嘗給還而採伐如故轉運使盧知翰請量

給藩部茶絲以酬所獻詔遣張從式與顯同往規度
顯言乃者朝命以趙保古脩貢邊城務使安靜若今
動衆開拓疆境非便議遂罷咸平初入朝改橫海軍節
度出知鎮州二年曹彬卒復拜樞密使郊祀加檢校
太師真宗幸大名內樞惟顯與副使宋湜從言者多
謂顯專司兵要謀畧非長會湜卒乃以參知政事向
敏中權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春改授山南東道節度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
運使兼知定州秋吏民詣駐泊都部署孔守正言顯
治狀願借留守正以聞明年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

都部署許便宜從事十月契丹入寇前軍過威虜軍
北時方積雨契丹以皮爲絃濕緩不堪用顯因大破
之梟獲名王貴將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鈕斬首二萬
級顯上言先奉詔令於近邊布陣及應援北平控扼
之路無何敵騎已越亭障顯之前陣雖有捷克終遠
詔命上章請罪上降手札以慰其憂悽明年求致仕
不許改河陽三城節度將之鎮時議親征契丹顯言
盛寒在序敵未犯塞鑿與輕舉直抵窮邊寇若不逢
師乃幸是况今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邊部落與
之結接則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議者乃於此時請復

幽薊非計之得也凡建議六事上下協力舉必成功
今公卿士大夫以至庶人尚有異同未可謂爲萬全
之舉若能選擇將帥訓練士卒堅城壘而繕甲兵亦
足以待敵矣必欲復燕薊舊地則必脩文德養勇銳
伺時之利以奉行天罰而後可景德初徒知天雄軍
府又言祖宗以來多命近臣統領軍旅今後宣徽使
宜於文武群臣中擇曉達邊事者爲之蓋位高則威
名著識遠則勳勞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
不以一眚遂廢苟用之有恩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
不如使過也至若臨敵命將則貴專任出師應敵則

約束將校使相應援全是數者則軍威倍壯人心增
勇矣既而上表請赴行在從之是年秋遣還鎮契丹
入寇上議親征顯復陳三策謂大將軍方在鎮定契
丹必不南侵車駕止駐澶淵詔鎮定出兵會河南軍
合擊之可也若契丹毋子虛張聲勢以抗我師潛遣
銳兵南攻駕前諸軍則令鎮定之師直衝戎帳攻其
營砦則沿河遊兵不戰而自屈矣否則遣騎兵千步
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搗擊
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請盟趙德明遣使脩貢
稱藩朝廷加賞錫且許通青鹽以濟邊民從顯之請

也三年冬被病詔中使偕尚醫療視明年正月許還
京師時車駕上陵顯謂賓佐曰余年位偕極今天子
道出虎牢不得一拜屬車之塵是遺恨也言訖涕下
至京信宿卒年七十六車駕至鄭州聞之遣宮苑使鄧
永遷馳還護喪贈中書令謚忠肅錄其二子顯自三
班不數年正樞任獎擢之速時無礙之者顯吏軍司
時張永德以滑州節制為殿前都點檢及顯自樞密
鎮孟津兼相帥永德由太子太師為相帥同日宣制
永德兼大夫及在顯下時人訝之顯居中執政矯情
以厚胥吏齷齪自固而已在藩鎮頗縱部曲擾下論

者非之子希逸字仲莊以蔭補供奉官好學尤熟唐史聚書萬餘卷換秩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改殿中丞直史館預脩冊府元龜加祠部員外郎卒希範至如京副使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勤謹服勞雖久而益脩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免於媚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學識故莫逃於齷齪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者德冠

樞宥而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此之謂也

列傳卷第二十七

卷之十一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目錄

